

聯合文學

冰箱

柯裕棻◎著

我們的感情是冰箱，打開來看，明亮可喜，關起門後是嗡嗡的黑暗。
什麼都不會腐爛，埋在霜雪的角落。
我們的感情是冰箱，有時很滿有時很空，
一切都可以保存很久，冷冷的，可是很新鮮，看起來都像昨天。



聯合文叢

327

冰箱

● 柯裕棻／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冰箱／柯裕棻著．—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5〔民94〕

200面：21×15公分．—（聯合文叢：327）

ISBN 957-522-544-9（平裝）

857.63

94010774

聯合文叢 327

冰箱

作者／柯裕棻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郭慧玲

編輯／蔡佩錦

視覺總監／周玉卿

美術編輯／林文勇

校對／張繼瑩 郭慧玲 柯裕棻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5年7月 初版

定價／200元

copyright © 2005 by Yu-fen Ko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冰箱／目次

【自序】

陰天的微光

005

冰箱

009

桌子

019

加州旅店

029

裂縫

043

分手日記

053

一個作家死了

073

愛人

097

單車少年

113

聯合文叢

327

冰箱

● 柯裕棻／著

冰箱／目次

【自序】

陰天的微光

005

冰箱

009

桌子

019

加州旅店

029

裂縫

043

分手日記

053

一個作家死了

073

愛人

097

單車少年

113

【自序】

陰天的微光

如題，這句話足以描寫那些逝去的歲月，困頓的處境和心境。在這種狀態下我長大成人並且成熟，如今我不論到了哪裡，做什麼事，想事情或說話，都留著這種封閉而且憂鬱的痕跡。我知道，在心子裡，我總是過著陰天。我每天起床的時候總是心情不好，我不容易交新朋友，不喜歡任何承諾，對事物容易心生厭離，我始終學不會甜美乖巧，而且特別懷疑甜美乖巧的人是否真誠。

這句話也是這個集子裡全部故事的概念。這些無非是孤獨的感觸，每個故事的人物都在他們（也是我自己）的腦子裡做無聲的吶喊，在籠子裡走來走去，走來走去。這書裡寫的是一個怪異、寂寞、鬼影幢幢的世界。

據說，我小時候個性孤僻，上幼稚園只喜歡坐在柱子邊上旁觀，不想玩遊戲，拒絕認識朋友。上小學了都還學不會紀律，有時會在課堂上突然一聲不響站起來，當著老師和全班同學的面搯了書包回家。我上課老是心不在焉，放學排队常常排

錯隊伍。我和同學的交往也不固定，常常莫名鬧彆扭就不理人了。學藝比賽時一定是忘記帶道具的那個害群之馬。運動會接力賽一定是掉了棒子或跌倒的那一棒。國中時我還曾經渾渾噩噩穿了制服就出門，到了學校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帶書包。我嚴重抗拒上台發言或表演，在家裡卻可以關在房裡自言自語好幾個小時。現在想起來，完全是個任性而且難對付的女孩。

我不知道整天陰沉沉想著什麼，上學合群守規矩這件事對我而言是莫大的困惑，所以我恍恍惚惚難以教訓，既不能令，更不受令。

這些蠢事完全不記得了，也許是故意忘了。它們聽起來像是別人小孩的故事。

我是屬於陰天的人，我為此感到抱歉。成長過程裡我非常希望自己像陽光一般開朗，我努力扭轉陰沉的個性，漸漸把自己活成另一種模樣，變成一個脾氣大嗓門兒也大的開朗少女，開朗得幾乎有些矯枉過正。我努力熱愛生命，對世事很投入，努力使內心有源源不絕的能量可以不斷微笑，毫無懷疑往前走。如此自我勸服久了之後，外在表層的陽光彷彿滲進骨子裡去了，我確實開朗了一些，雖然總是得使

上雙倍的力氣。

說實話，開朗合群非常令人疲倦。強迫自己熱切擁抱生命並且隨時充滿希望真是累煞人，我只是努力學會了開朗合群的行為，但是沒有真的變成那樣的人。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只要坐在邊上旁觀世事起落就好，我依舊對遊戲的輸贏沒有興趣，像幼稚園的時候一樣。

後來的人生裡發生了不少事情，靠著意志力撐起來的光亮表面磨損了，陰天的那部分重新浮現，人就憂鬱了。誰知道呢，我心子裡還是那個脾氣怪誕難相處難教化的孩子，我有時像岩壁上固執的山羊，有時像一塊吐著黑煙的煤炭，對人際事物高度過敏，退縮而且懷疑任何共同體的召喚。

就在憂鬱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真嘗試寫作。當時我尚未發現自己老寫一些有點兒詭異，有點兒陰鬱的短故事。這些故事分著看都還頗有趣，有種森冷的趣味，但是一古腦兒兜在一起，就讓人擔憂作者的人生。寫作是不可能撒謊更不可能矯作的，你處於什麼樣的狀態，那字裡行間就透露出某種訊息來。寫這些故事的時候，我拚命找尋生命的出路，我覺得這個世界非常，非常寂寞，我做著該做的事，循規蹈矩，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活著。暗夜行路，分外困頓。

彷彿是德布西的鋼琴練習曲，「爲第三隻手指」，「爲第五隻手指」，看似明明白白，卻總是如此恍惚而困惑於自己朦朧的內涵。

這些日子都過去了。回顧修改這些稿子時我常常不自覺地笑了，唉，那些苦悶和躁鬱，那些掙扎，真是，花雨滿天的青春哪。

完成這本書該感謝過去這些年道途相逢的每一個人。特別深深感謝那些年的好友范發迪、賴香吟、紀大偉、楊芳燕、張惠菁、洪國鈞、陳郁馨（依照我們相熟的順序），那幾年我處於幽微的半明狀態，竟然有這麼多人幫助我，並直接影響了我，使我不致萎頓。

謝謝楊澤的提拔和鼓勵，更謝謝許悔之的督促和叮嚀。



冰箱

冰箱

敲呀敲呀，敲天堂的門。鮑伯狄倫唱著。

開門開門。不管是天堂或地獄，快快開門。

芝麻開門，橘子開門。

我敲呀敲呀，冷汗滴滴答答流遍全身。

我完全成為小矮人，束手無策圍觀公主的死亡。

世界末日的時候，除了躲起來睡覺，

就只能大喊大叫，希望天堂開門。

橘子很喜歡冰箱。這麼說有點怪，冰箱是個日常電氣用品，和好惡有什麼關係呢？她喜歡冰箱，就像有人喜歡音響，有人喜歡電腦或釣魚一樣。

涼涼的，在裡頭睡覺多好。她常說。

她的冰箱非常大，比人還高，很像餐廳廚房用的那種，也有點像統一超商的大冰櫃。兩扇透明的玻璃門，外加一扇白鋼的門，拉開來是一格一格的儲物架。她的冰箱非常整齊，可以拍照做成裝滿幸福的家電廣告。

橘子是個很務實的女人，經常買許多蔬菜水果，定時吃維他命。喜歡冰箱的人一定都很健康，她說，什麼食物都有，整整齊齊在冰箱裡，世界末日也不怕。

我想如果真有世界末日，她大概會說：哦，世界末日了，我看看冰箱還有什麼。然後就弄個末日晚餐。

她是那種自己過日子，自己高興就好的人，非常腳踏實地，完全不追求浮蕩的東西。世界末日對她而言，恐怕也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天吧。

她常常無緣由地想到世界末日的問題，太平盛世讓人害怕荒年，所以我們很慣性地屯積食物。

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最常做的事就是逛超級市場。研究各種食材、調味料與罐

頭，仔細比較營養成分，製造日期。一一買回家，一一放進冰箱。她會依照所屬的類別，調整每一個物品的位置。

蔬果在底層透明抽屜，中間是各種尺寸和顏色的保鮮盒，最上層是甜品。魚肉放另外一扇門裡。調味料依瓶罐的大小和使用頻率，玩具似的排列著。

喔，酒開了就不能放太久。一九九四，那帕山谷的蘇唯釀。喝掉吧。

她做菜的時候喜歡聽超脫Nirvana的歌，偶爾也會放綠洲Oasis或神韻Verve，或是無線電頭Radiohead和波提斯黑Portishead。其實這些Band說起來並不開朗，可是在他們陰鬱的音樂裡，橘子彷彿很幸福似的。她一度非常喜歡垃圾Garbage，可是不常聽，只有在下大雨的夜裡，把燈關掉，在黯薄的光中，一邊喝酒，一邊重複聽垃圾的第二張CD，開得很大聲，在客廳裡跳舞、流淚。那種時候我們的心情都好極了，high得不得了。最後我們會醉在地板上，在眼淚、口水和汗水中抱在一起，滾來滾去。

心情不好的時候，比較麻煩。我要是看到她拿出拉赫曼尼諾夫，就只好到乖乖到陽台上去抽菸。如果是霍洛維茨的版本，我索性就到附近的公園去走走。聽說連拉赫曼尼諾夫本人聽過霍洛維茨彈三號鋼琴協奏曲之後，讚嘆不已，他自己從此

就不再彈三號了。作曲家本人尚且如此，我這種升斗小民更別提了，橘子在這種音樂下做的菜自然非常憂鬱，有一種沉默的味道。

我知道她心情常常不好。不過女孩子都難免如此，我只要識相點，就不會有麻煩。我當然知道她為什麼心情不好，因為我是個聰明的混蛋。

我和蘋果的事，沒有瞞得過橘子。有一次我和蘋果手牽手散步，被橘子看到了。我萬萬沒想到會這樣，誰知道橘子會在半夜兩點到巷子口的超商看雜誌呢。我也不是故意要經過她住的巷子，只是因為蘋果就住在橘子家樓下。我也是那天才知道蘋果住那裡的。真是天譴。我和蘋果經過時，橘子從超商裡敲敲玻璃，我們三人六目相對，完全噩夢一場。橘子看看我，看看蘋果，又低頭看雜誌。

橘子說：「冰箱發出很大的嗡嗡聲，睡不著，所以跑出來。」

橘子沒有吵鬧，她不是那種人。可是那也有點怪，因為她還是一樣過日子，好像沒發生什麼事。她看起來不太在乎，我反而有點受傷，我真是犯賤，偷吃怕被抓，被抓後不挨罵又全身不舒服。

橘子說她不想知道我和別人的事，我在的時候心也要在，我不在的時候不干她的事。她只是會抱怨冰箱的嗡嗡聲，常常失眠，一失眠就出去亂走，騎車在空的夜

街上遊蕩，彷彿那就是她的夢境。我知道她很煩，不知道究竟是煩冰箱還是我。

半夜裡嗡嗡的冰箱，惱人的現代文明。

我們的感情是冰箱，打開來看，明亮可喜，關起門後是嗡嗡的黑暗。什麼都不會腐爛，埋在霜雪的角度。我們的感情是冰箱，有時很滿有時很空，一切都可以保存很久，冷冷的，可是很新鮮，看起來都像昨天。

後來我和番茄的祕密約會，也是在很類似的狀況下被發現的，我們在二十四小時的誠品書店坐到清晨三點，結帳後在門口迎面進來的，就是橘子。有一次和阿蕉到華納威秀看午夜二場電影，整個戲院只有三個人，看完片子燈光一亮，那第三個人轉身，竟然是橘子。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宿命。更別提和蓮霧上賓館的事了，剛好遇到橘子在騎樓下停機車。還有一次，我和荔枝在計程車後座親熱，沒想到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突然有人敲車窗玻璃。一看，橘子向我揮揮手，就紅燈右轉走了。每次都人賊俱獲，罪證確鑿，台北真是太小了。

這一定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夜路走多了不一定遇見鬼，遇到自己人才真的麻